



Virginia Woolf.

吴尔夫文集



# 一间自己的房间

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及其他

[英] 弗吉尼亚·吴尔夫 著  
贾辉丰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吴尔夫文集

# 一间自己的房间

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及其他

[英] 弗吉尼亚·吴尔夫 著 贾辉丰 译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一间自己的房间及其他/(英)吴尔夫(Woolf, V.)著;贾辉丰译.  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3.4

(吴尔夫文集)

ISBN 7-02-003974-X

I. 一… II. ①吴…②贾… III. 文学评论-英国  
-文集 IV. I561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6268 号

责任编辑:苏福忠 装帧设计:翁 涌

责任校对:刘光然 责任印制:李 博

**一间自己的房间及其他**

Yi Jian Zi Ji De Fang Jian Ji Qi Ta

[英]吴尔夫 著

贾辉丰 译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37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875 插页 2

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ISBN 7-02-003974-X/C·44

定价 11.00 元

## 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译序

此书的翻译，始于二〇〇一年三月，终于二〇〇二年二月，约略用了一年的时间。因为大体上是在纽约完成，也不妨弄些玄虚，将这一过程分为“前九·一一时期”和“后九·一一时期”。如此一来，心情上就有了沉静与浮躁之分。昔日只在书报影视上听闻的许多事情，如今一一都到眼前。此时此刻，埋首于一位上个世纪初女性作家的作品，即使她给人称作现代主义的先驱，似乎也有些不合时宜。况且，译来又给谁读呢？

但所谓“经典”，就有一种力量，它跨越时间与空间，显示出存在的本真，在我们内心，建立起稳定。所以，糜糜沸沸中，我亦耐了性子，每天几百字，一日日译下去，到底完成了与编辑的诺言。

吴尔夫的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，本是基于两篇讲稿。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和二十六日，吴尔夫自伦敦两次来剑桥大学，分别在纽纳姆女子学院和戈廷女子学院，就女性与小说一题发表演讲。此后，一九二九年三月，她将两次演讲合为一文，以《女性与小说》为题，发表在美国杂志《论坛》上。而此时，她的小说《奥兰多》出版，大获成功。她遂以此书所得，在位于罗德梅尔的别墅园中，为自己造了一座小楼，并在这里，将《女性与小说》大加修改和扩充，写出了《房间》一书。

早在一九一七年，她与丈夫伦纳德·吴尔夫就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（此间出版社在英国出版史上颇有些名气，乔伊斯的《尤

利西斯》的手稿，就曾交吴尔夫夫妇看过，谋求在这里出版，后因事未果），《房间》一书完成后，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由霍加斯出版社在英国出版，同样获得成功，甚至另外印行的六百册限量签名本，也在一个月內销售一空。

此书出版的前夜，吴尔夫曾经说出她的心情。她在十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出版在即，且让我概括一下我的感受。摩根不肯评论此书，这多少有些不祥。这令我怀疑，书中有某种尖刻的女权主义味道，我的朋友们不会太喜欢。那么，据我的预料，我将看不到批评文字，除了利顿、罗杰和摩根的调侃；报刊会是友善的，说说它如何动人啦，如何有生气啦；而且，人们将指责我是个女权主义者，甚至暗示我是个女同性恋者……”

吴尔夫的预感，果然不错。后人对此书的领悟，大体是循了这一个路子。但所谓女权主义，日益有了正面的意义，乃至有人将此书誉为女性解放的宣言书。

如此言说，当然也有道理。因为不过是在一八九一年，英国法典中刚刚取消了有关条例，从此禁止丈夫将妻子闭锁在家中。而迟至一九一八年，英国女性才获得选举权，而且仅限于三十岁以上的女性户主。对于女性所受的歧视，吴尔夫的感受是深刻的。

但如果断言吴尔夫是在倡导女权主义，我倒是有些怀疑。在我看来，吴尔夫并非长于鼓吹和煽动的斗士，毋宁说她是一个观察者、记录者和思索者。她看到社会中男女两性的不平等，虚构一个故事，绵绵密密地讲出来，将问题提交给大众，尤其是新一代的女性。要人们自己去思索，对问题的前因与后果，给出真实的答案。她并非站在一种女性的立场，作某种诉求。她希望的，是社会的进步与改善，乃至人的进步与改善，对此，她其实持

了现实与乐观的态度,相信它的实现是可以期待的。

另外,吴尔夫对于男女两性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属性,也判断得很清楚。比如,她说道:“女人的创造力与男人大不相同。必须说,对它的遏制或虚耗都会让人大为惋惜,因为它是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严厉钳制后赢得的,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。女人如果像男人那样写作、生活,或像男人那般模样,也会让人大为惋惜,想想世界的浩瀚和繁复,两个性别尚且不足,只剩一个性别又怎么行?教育难道不是应该发掘和强化两性的不同点、而不是其共同点吗?”准此,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她对问题最终解决的某种悬想。

不过,身为男性,我怕不能避免,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,自己也有偏颇。我曾忽发奇想,觉得如果全由女性来译吴尔夫,或许对她的理解,也就更透彻些,甚至译文中文字的轻重缓急,也会有所不同。

《房间》一文之后,另有六篇随笔,其中《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》也是由吴尔夫的一篇讲稿充写而成,写作时间甚至比《房间》早了五年。这是一篇很有见地的评论檄文,不仅很有力度地反击了当红作家本涅特的偏颇之论,而且可圈可点地把传统小说创作与现代小说创作界定出来,成为研读吴尔夫的必读之作;其分量之重,不亚于《房间》。其余五篇,皆是由编辑遴选,遵命译出,以便足成一书。文章选得有趣,怀人、叙事、评论文学,读者可从不同的侧面,见出吴尔夫的文章与性情。

本书在翻译过程中,得到了多人的悉心帮助。章颖女士曾通读全部译稿,指点错译或漏译,杰基·米切尔(Jackie Mitchell)女士和艾德·施耐德(Ed Schneider)先生亦曾为我答疑解惑,于书中的文字乃至事件、历史和地理背景,多有指教。谨此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。

译者的工作,有点儿类似于“代圣人立言”,必得去揣摩进而再现作者本来要言说的东西。逞才则过,才短则不及,过与不及,都会可惜了这位“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”的才女。其实,以“才女”名之,未免唐突,因为她本是言及现代主义文学,必不可遗漏的一位大师。

译 者

二〇〇二年六月

## 目 录

一间自己的房间 .....	( 1 )
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 .....	(101)
现代书信 .....	(122)
莱斯利·斯蒂芬 .....	(126)
船长的临终病榻 .....	(133)
关于评论 .....	(142)
关于阅读 .....	(157)



# 一间自己的房间

## 第一章

或许,各位会问,我们请你,是来谈女性与小说——这同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。请容我做些解释。得知大家请我来谈女性与小说后,我坐在河岸上,开始思索这几个字眼儿。它们可能意味着谈谈范伯尼<sup>①</sup>;再谈谈简·奥斯丁;称颂一番勃朗特姐妹,连带勾勒一下雪中的霍沃斯寓所<sup>②</sup>;说到米特福德小姐<sup>③</sup>,不妨讲几句俏皮话,但对乔治·爱略特,就得抱有敬意;再提一提盖斯凯尔夫人<sup>④</sup>,就算中规中矩了。但转念一想,这几个字眼儿,似乎并不那么简单。所谓女性与小说,可能意味着、或者按你们的意思它应当意味着女性和她们的处境;或意味着女性和她们所写的小说;也许,它意味着女性和关于女性的小说;还有可能意味着三者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,而你们是要我从这个角度做出考虑。最后这个角度似乎最有意思,但当我真的如此

---

① 范伯尼(1752—1840),英国女小说家和书简作家,著有《埃维莉娜》等书。

② 霍沃斯寓所,勃朗特一家的住所,位于英国的约克郡,现为勃朗特博物馆。

③ 米特福德(1787—1855),英国女剧作家、诗人和散文作家,著有叙事诗《克里斯蒂娜》,剧本《利思齐》等。

④ 盖斯凯尔夫人(1810—1865),英国小说家,著有《玛丽·巴顿》等长篇小说,并著有《夏洛蒂·勃朗特传》。

来考虑这个题目时，才发现它有一个绝大的麻烦。我将永远得不出结论。我将无法履行在我看来讲演者的首要义务——在一小时的讲演后，说出一点纯粹的道理，让大家可以裹在笔记本里，一辈子摆到壁炉上。我能做的，只是就一个小问题发表一点看法——女人要想写小说，必须有钱，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；而如此这般，大家将会看到，女性的本质和小说的本质这个大问题仍没得到解决。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结论的义务，就我而言，女性与小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。为了略加弥补，我想尽自己的能力向大家说明，我是如何得出关于房间和钱的这一种看法的。我将尽可能完整和随意地向在座各位阐明我的思路，而它又是如何引导我想到这一点。或许，一旦我将我的思想剖析清楚，大家就会发现，这一说法背后的成见，其实与女性有些关联，与小说也有些关联。无论如何，一个题目，如果众说纷纭——任何与两性有关问题都是如此——就难以指望能讲清楚道理。你只能说明，你是怎样得出你现在的这番道理。你只能让听众在看到你的局限、成见和倾向后，有机会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小说较之事实，很可能包含了更多道理。因此，我打算利用小说家拥有的全部自由和特权，向大家讲述一个我来此之前的两天中发生的故事——面对各位交待的这个让我不堪重负的题目，我是如何来思索，如何出入我的日常生活，对它加以演绎。不必说，我要讲述的事情并不存在；牛桥<sup>①</sup> 纯属杜撰，弗恩翰学院也是如此；所谓的“我”只是对什么人的方便称谓，并非实有其人。我难免信口开河，但兴许会有几分道理夹

---

<sup>①</sup> 牛桥(Oxbridge)，系由牛津(Oxford)和剑桥(Cambridge)各截取一半连缀而成。

杂其中；需要大家去伪存真，决定哪些部分值得留存。如果我说的无一用处，大家尽可以把它整个丢到字纸篓里，再也不必多想。

那么，一两个星期之前，是气候和煦的十月，我（叫我玛丽·伯顿、玛丽·赛顿、玛丽·卡迈克尔或随便什么名字——这都无关紧要）坐在河岸上，陷入了沉思。我谈到的女性与小说像道紧箍咒，加上需要对一个引起了种种成见和情绪的题目作出某些结论，这些都压得我抬不起头来。我的两旁，不知名的灌木，或金黄，或绯红，流光溢彩，仿佛争抢着在热与火中燃烧。更远处的河岸上，垂柳似有绵绵的忧伤，披拂下柔弱的长条。河面由着性子，倒映出天空、红叶和小桥，学生荡桨穿出，劈开的倒影又合拢来，倒像是他从未出现过。这里，人可以整日坐下去，沉湎于思想中。思想——我这样来称呼它不免有些夸张——听任它的钓丝没入水流。时间一分分过去，钓丝随着倒影和水草，东游西荡，在水面上时起时伏，直到——大家知道那种突然的拽动，一种想法在钓丝的那一端咬钩了，于是，你小心翼翼地将它拖过来，慢慢拉出水面？好了，不妨把这个想法摊在草地上，不管它是多么细小，多么微不足道。是一尾小鱼，聪明的渔夫会把它放回水中，等它长得再大一些，有朝一日，成为盘中的一道美味。我不想拿这个想法来絮叨，不过，只要留心，大家还是可以从我下面要讲的话中听出一些端倪。

我的想法，虽然细微，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质——将它重新收拾到脑海里，它立即变得不安分，膨胀起来；它奔突冲撞，这里闪现一下，那里闪现一下，激起思想的湍流和波浪，让人不得安宁。就这样，不觉中我已疾步穿过了一片草地。突然，一个男人的身形出现在我面前，拦截住我。男人穿了常礼服和笔挺衬衫，显得很滑稽，最初，我甚至没弄明白，他比比划划的是冲我而

来。他的脸上，纯是一副惊恐而又恼怒的表情。此时，直觉而不是理性搭救了我，他是校役，我是女人。这里是大学的赛马场，脚下就是跑道。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方能来此驻足。我的位置是在沙砾路上。这些都是瞬间转过的念头。我转身回到路上，校役的双臂垂放下来，面部又恢复了以往的静漠，虽然跑道走起来要比沙砾路面舒服，但我也不能说受了很大委屈。对这所不管是什么学院的研究员和学者，我惟一能够抱怨的是，为了保护前后给碾压了三百年之久的赛马场，他们搅得我的小鱼躲得无影无踪。

现在，我已经记不清楚，是什么样的想法，令我忘乎所以地擅闯禁地。心绪的平和，像天上飘下来一朵云，因为倘若真的有心绪的平和，它就在十月一个晴朗的上午，绕牛桥的庭院或方庭而生。漫步在校园里，穿过古老的回廊，现实中的粗鄙像是渐渐消退了；身体仿佛收缩在神奇的玻璃柜中，没有声音可以穿透，头脑与事实失去了一切联系（除非你想再次闯入赛马场），自由自在地沉溺在恰与此刻合拍的漫无边际的遐想中。不经意间，飘忽的思绪牵扯出别人几篇旧日的随笔，讲的是在长长的假期里重访牛桥，引我回想起查尔斯·兰姆<sup>①</sup>——萨克雷将他的一封信贴在前额上，无限景仰地说，圣人查尔斯啊。确实，遍数作古的前人（我想到哪儿，就说到哪儿），兰姆当是最和蔼可亲的一位；人们必定乐于对他这种人说，好吧，告诉我，你是怎样写随笔的？在我看来，他的随笔甚至超过了马克斯·比尔博姆<sup>②</sup>，尽

---

① 查尔斯·兰姆(1779—1848)，英国随笔作家，此处是指其所作《假日中的牛津》。

② 马克斯·比尔博姆(1872—1956)，英国漫画家和作家，1898年继萧伯纳任《星期六评论》戏剧评论员。

管后者的随笔可谓完美，他的文章，充满恣肆的想象力，行文中时时爆发出天才的灵感，虽然因此出现瑕疵，不够精湛，却处处点缀着诗意。兰姆或许是一百年前来牛桥的。他当然写下一篇随笔——篇名我却忘记了——记叙他看到的弥尔顿一首诗的手稿。那诗的篇名好像叫《利西达斯》<sup>①</sup>，兰姆写道，诗中的每一个字，本来都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而一念至此，他不免深深感到震惊。想想弥尔顿还须改动诗中的字句，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亵渎。这倒引得我去搜寻记忆中《利西达斯》的断片，自得其乐地揣摩弥尔顿会改动哪些字句，又是为了什么。我忽然想到，兰姆看的那份手稿距我只有几百码之遥，何不追随兰姆的足迹，穿过四方庭院，到那座保存了弥尔顿手稿的图书馆去。去图书馆的路上，我又想起，萨克雷的《埃斯蒙德》的手稿也保存在这座著名的图书馆里。批评家经常说，《埃斯蒙德》是萨克雷小说中最好的一部。但就我的记忆所及，他在文体上模仿十八世纪，矫揉造作，不免限制了自己；除非十八世纪的文体对萨克雷来得自然而然——对此，只须阅读他的手稿，看看文字的改动是为了迁就文体，还是为了合乎道理，就可以得到证实。但这样一来，你就得决定什么是文体，什么是含义，这个问题——不过，此刻，我已经来到了图书馆的门口，我一定是打开了那扇门，因为门口立即出现了一位和善的绅士，满头银发，像守护天使一样，但却不是以洁白的翅膀、而是以一袭黑袍，不以为然地挡住了我的去路，他在挥退我的同时，低声抱歉说，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持有引荐信，才能获准进入。

这座闻名遐迩的图书馆，毫不在意它会遭受一位女性的诅咒。它庄严、沉静，将它的所有财富牢牢锁定在自己的怀抱中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利西达斯》，弥尔顿所著长诗，手稿保存在剑桥的三一学院。

心满意足地酣睡不醒,对我来说,它将从此永远酣睡下去。我愤愤地从台阶上退下时发誓说,我将永远不会唤醒它的鼾声,永远不会再请求它的款待。距午餐还有一个小时,我该做些什么呢?在草地上漫步,还是到河边小憩?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秋日上午,红叶飘飘,落到地面上;或行或坐,都没有大碍。但耳边传来音乐声。前面正在做礼拜或是举行宗教仪礼。我经过小教堂门口时,听管风琴庄严地呜呜奏响。在那种安详静谧的气氛中,即使是基督教的哀伤,听来也像是哀伤的回响,而不是哀伤本身;甚至古老乐器的呜咽声,也融入了一片恬静。我已经无意进入,即使我有此权利,没准儿这回教堂司事会迎面拦住我,要我出示洗礼证明,或学监的引荐信。这些巍峨建筑物外面的景致,往往与里面一样耐看。而且,看着教区会众聚到一起,出出进进,像蜂巢前的蜜蜂一样在教堂门口忙碌,也是件怪有趣儿的事。许多人方帽长袍;一些人肩上缀了毛皮<sup>①</sup>;一些人坐在轮椅上;还有一些人仍在中年,已经皮肉松弛,给岁月压迫成一副奇特模样,让人想起水族馆沙地上蹒跚而行的巨蟹和龙虾。我倚在身后的墙上,眼前的大学真像一处庇护所,保存下各种稀罕物种,将他们丢到斯特兰德大街<sup>②</sup>的人行道上,只怕他们立时百无一用。这让我回想起一些流传已久的故事,讲的是那些老迈的教书先生,但我还来不及打个呼哨(据说,听到呼哨声,老教授就会拔足狂奔),这批德高望重的教徒已经隐入教堂中。小教堂的外观依旧。大家知道,它的穹顶和尖塔历历在目,像一艘持续航行却永远不能抵达的航船,夜里亮起灯火,几英里之外都可以看见,山峦也遮不住它。或许,这所四方庭院,连同齐整的草坪、

---

① 剑桥大学的文学士装束。

② 斯特兰德大街,伦敦的一条繁华大街,多商场、剧院、酒吧。

宏伟的建筑，乃至小教堂本身，早先不过是一片沼泽，荒草萋萋，猪也来刨食。我想，必有马队和牛群，从遥远的乡间拖来一车车石头，经过无休无止的劳作，替我遮荫的这些灰色的大方石料，才得以一个叠一个地安放妥当，画匠携来镶嵌玻璃，泥瓦匠几百年来不断地在它的屋顶上摆弄油灰、水泥、铁铲、抹子。每逢星期六，就有什么人，从皮制的钱囊里倒出金币、银币付给工匠，让他们攥在手里，换取一夜的欢乐，喝啤酒，打九柱戏。我想，源源不断的金子、银子，必是流入了这所庭院，让石头一车车运来，泥瓦匠穷年累月地施工；平地、刨土、挖沟、排水。但那是信仰的年代，金钱大把大把涌来，帮助在深稳的地基上垒起了这些石头，石头垒起后，又有更多的金钱来自国王、女王和王公贵族的金库，保证在这里圣歌也有人唱，学子也有人教。土地授予了，什一税付清了。信仰的年代结束后，理性的年代接踵而来，金子和银子仍然源源不断地涌来；研究员制度设立了，还有人赞助讲师制；只不过现在，金银不是来自国王的金库，而是来自商人和制造商的钱柜，来自比如靠实业发了财的那些人的钱囊，他们在遗嘱中，将财富的一部分慷慨回馈给让他们学到本事的大学，以便设立更多的教授、讲师和研究员职位。于是，学校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；有了天文台；有了配备完善的、昂贵的精密仪器，现在就摆放在玻璃架上，这里，几百年前，荒草萋萋，猪也来刨食。当然，此时我绕着方庭闲逛，金银财宝已奠定下坚实的基础，铺砌的路面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荒草。头顶盘子的男仆，匆匆忙忙地上下楼梯。窗口悬挂的花匣开满艳丽的花朵。室内传出留声机播放的刺耳旋律。这不能不让人沉思——不管想些什么吧，随即又给打断。大钟报时了。该是去吃午餐的时候了。

奇怪的是，小说家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，午餐会令人难忘，从来都是因为席间谈吐风雅，举止洒脱。他们很少多废口舌，谈

谈吃了些什么。小说家通常不提鲜汤、鲑鱼和乳鸭，好像汤啦、鱼啦、鸭啦，都无关紧要，没人吸烟，也没人饮酒。不过，这里，我要冒昧地打破惯例，告诉大家，那次午餐会的头道菜是鳎鱼，盛在深盘里，学院的厨师又给它浇上一层雪白的奶油，只在浮面零零散散拓出一些棕色的斑点，像雌鹿两肋的花斑。接着端上的是山鸠，但有谁以为是盘中摆了几只褪了毛的飞禽，那就想错了。五花八门的山鸠，待客时配上调料和生菜，有辣有甜，各有各的顺序。土豆片切得钱币般薄厚，当然没有那么硬；菜心好像玫瑰花蕾，吃起来却鲜美得多。烤肉和配菜刚刚用罢，默默侍立一旁的男仆，或许就是校役本人，不过表情温和多了，立刻奉上一道甜点，四周以餐巾环绕，糖霜波浪般涌起。说它是布丁，将它与稻米和木薯联系到一起，不免唐突。与此同时，漫溢金黄和绯红的酒杯，满上又空了，空了又满上。渐渐地，灵魂赖以安身的胸椎处，有什么东西点燃了，不是我们称之为才华的那种微细的电火，它只能在我们的口舌间吞吐，而是一种更为深刻、微妙的潜在，是理性交流激发的灼热的火焰。不必太急切。不必太张扬。无须装腔作势，自由自在就好。我们飘飘欲仙，还有凡·戴克<sup>①</sup>的画陪着我们——换句话说，点上一支沁人心肺的香烟，倚在窗前座椅的靠垫上，你会觉得，生活多么美好，生活的回报多么甜蜜，种种嫌隙和怨怼又是多么无聊，而友谊和我们的酬酢真是让人陶醉。

如果碰巧手边有一只烟灰碟，如果不必随意将烟灰弹到窗外，如果当时事情稍稍有些不同，你或许不会看到那只没有尾巴的猫。那只突兀的、短去了一截的小动物悄没声儿地蹀躞在庭院中，它的出现，蓦然触动了我心底的什么东西，情绪也为之一

---

<sup>①</sup> 凡·戴克(1599—1641)，佛兰德斯画家，英王查理一世的宫廷画师。



转。就像有人铺洒下一片阴影。也许，是美味的霍克酒渐渐发挥了效力。当然，我的目光所及，这只马恩岛家猫停在了草坪中央，好像也在审视这个世界，你会感到，像是缺了些什么，又像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。我听着周遭的谈话，对自己问道，究竟缺了什么，有什么不对头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得想象自己神游物外，回到了从前，具体说来是回到了大战之前，让眼前浮现出另一次午餐会的情景，用餐的屋子距此处不远，但各有不同。一切都不相同。此刻，谈话正在宾客间进行，客人很多，又都年轻，有男人，也有女子；谈话进行得很顺畅，轻松自在、妙趣横生。谈话者尽管谈话，我已将它推到另一场谈话的背景中，对比之下，我相信一方是另一方的后裔，另一方的合法继承人。没有什么改变，没有什么不同，除了在这里，我全神贯注地听到的，不是人们在说些什么，而是衬托话语的杂音或氛围。是了，一点不错——变化就在这里。大战之前，每逢这样的午餐会，人们聊的正是同样的一些事情，但听起来却有不同，因为在那些日子里，伴随谈话的，是某种嘤嘤嗡嗡的嘈杂声，不很清晰，但听来悦耳，令人兴奋，改变了话语本身的含义。难道人能把嗡嗡的嘈杂声安排到话语中吗？或许靠诗人的帮助是能够做到的。我身边有一本书，信手翻开，是丁尼生的一页。这里，我听到丁尼生在吟唱：

是晶莹剔透的泪珠一颗

坠下门前西番莲的莲台。

她来了，我的鸽子，我的爱人；

她来了，我的生命，我的天籁；

红玫瑰惊呼，“走近了，走近了”；

白玫瑰悲泣，“她却迟来”；

翠雀花凝神，“听到了，听到了”；